



落鳳台

(七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 编剧

当代戏剧创作丛书

落 风 台

(七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个山村落凤台。

解放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落凤台的社员们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小伙子们一个个打光棍，姑娘们纷纷出嫁外地。三中全会以后，社员们选出自己称心的队长梁宝华。新队长带领广大社员，解放思想，狠抓生产，“农、工、副一把抓”。落凤台开始富起来了。但是，梁宝华的事业却遭到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支部书记张致富和心有余悸的张凤兰（梁宝华的情人）的阻挠，“四人帮”的残余势力马喜良之流也乘机捣乱。于是，围绕“致富”和“致穷”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最后，梁宝华在公社党委和广大社员的支持下，终于把落凤台引向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落凤台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落凤台”。男女青年，双双对对结姻缘。

责任编辑：陈玉玲

落 凤 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字数 70,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3/4 插页 2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 168

定价：0.33元



第一 场 梁宝华听说选他当队长，对副书记徐洪宾表示干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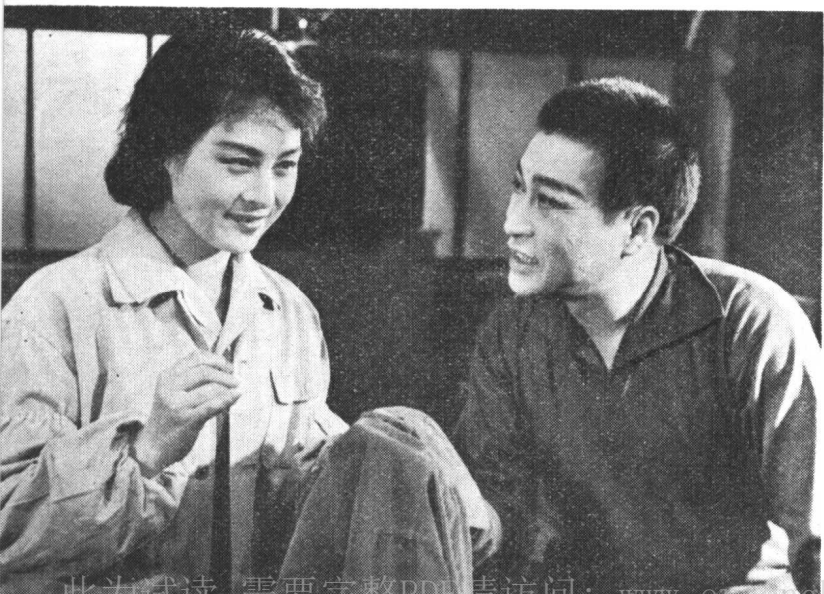
第二 场 刘老全逼着女儿刘玉霞离开穷落凤台，嫁到城北去。梁宝华面对这一情景，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场 梁宝华不顾支书张致富的反对，决心接任队长。
他当着社员提出致富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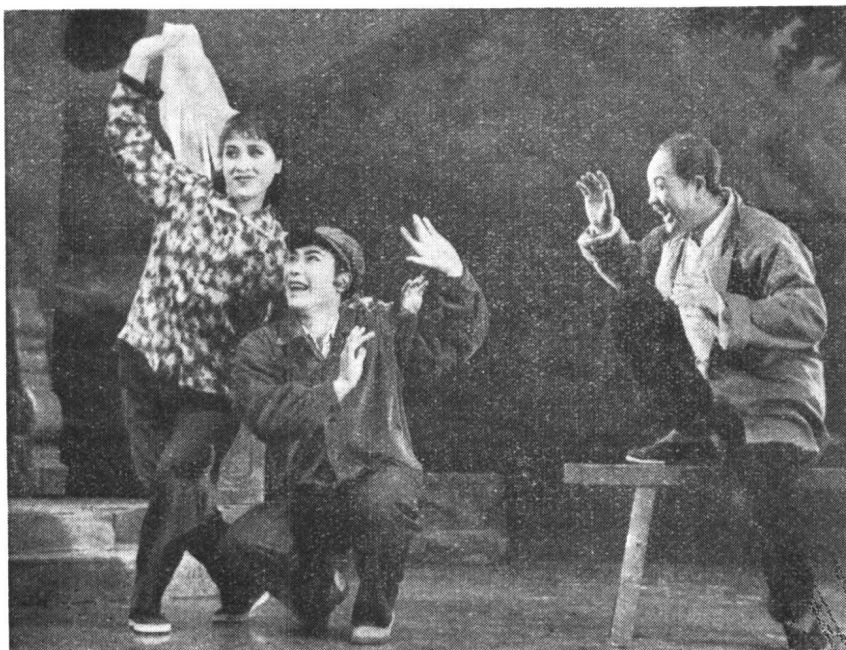
第四场 梁宝华提出要和张凤兰结婚，张凤兰表示同意。





第五场 张致富无理指责梁宝华“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六场 李翠娥和马喜良听说梁宝华递了辞职书，高兴地跳起了二人转。





第六场 梁宝华向张凤兰道歉，让张凤兰用锹把打他。



王珏 同印 摄影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第七场 秋天，由穷变富的落凤台举行了集体结婚典礼。

人 物

梁宝华——落凤台生产队队长，三十岁。

梁大娘——社员，梁宝华之母，六十岁。

张凤兰——拖拉机手，二十七岁。

张致富——河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兰之父，五十八岁。

王桂芬——社员，张凤兰之母，五十四岁。

徐洪宾——河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五十二岁。

刘老全——社员，五十四岁。

刘玉霞——落凤台生产队会计，刘老全之女，二十三岁。

马喜良——原落凤台生产队队长，三十八岁。

李翠娥——原落凤台生产队会计，三十五岁。

郝大勇——科研组组长，二十五岁。

郝得林——社员，郝大勇之父，五十岁。

男女社员若干人。

新郎新娘若干人。

第 一 场

〔一九七九年春，下午。

〔梁宝华家院内。庭院有新鲜感，看得出都是经过主人精心设计的。房子是合作化时盖的，虽然有些旧，但维修得很好，并有所改造。窗户是对开的，门也是新式样。窗前摆着一排种籽试验罐。靠近院墙的杏树，已是花开满枝。房前的苹果树也将抽条吐叶。四周是砖砌的院墙。

〔幕启：猪叫，梁大娘拎着猪食桶上。

梁大娘 小猪崽呀，别叫了，这就喂你去了。（唤猪。下）

〔徐洪宾上，张致富随后赶来。

张致富 老徐，老徐，来找梁老疙瘩？

徐洪宾 说是他从城里回来了。你这个支部书记来得正好，就亲自跟他谈谈吧。

张致富 喂，这事还得研究研究嘛。

徐洪宾 是支部让群众选的新队长，还研究啥？

张致富 老徐，落凤台选小队长的事，先不要跟他谈了。

徐洪宾 嗯？致富，致富——

张致富 你叫谁哪？

徐洪宾 叫你哪。

张致富 又错了。

徐洪宾 啊，对对，你这个破名改得真咬嘴。叫你致穷行吧？致穷！

张致富 噫——

徐洪宾 落凤台这个小队，去年工分倒挂，穷得连鞭鞘都买不起。眼下春耕大忙到了，社员盼新队长都盼红眼了。

张致富 老徐，你是这儿的蹲点干部，不是批评你，这次选举有问题。

徐洪宾 有问题？啥问题？

〔马喜良、李翠娥上。〕

李翠娥 （干哭声）噫噫……

张致富 李翠娥！咳，有事到小队部去，在人家院子里嚎啥？

李翠娥 我心里憋屈呀，噫噫……

张致富 （探视室内）没人。

徐洪宾 没人？

张致富 李翠娥，有啥话你就说吧！

李翠娥 张书记，你可回来了！张书记，这次选举前你动员得挺好，让咱看准目标，要选根红苗正，历次运动表现好，有当队长经验的。咱一听就明白，这是让咱选我喜良大哥。

马喜良 张书记，二舅。

李翠娥 可你一走，你给咱划的道就走拧歪了。搞啥差额

选举，就把我喜良大哥给差下来了。你说这么好个队长，说撸就给撸了，大伙能不痛心吗？

马喜良 张书记，我想把我的活思想，向你汇报一下。

张致富 说说吧。

马喜良 当着组织，我就有啥说啥了。党培养我这些年，就是让我为人民掌权，为革命把重担挑嘛。所以，这次落选，我心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张书记的培养，对不起二舅……

张致富 喜良，你在这儿当了这些年政治队长，我了解你。

徐洪宾 论亲戚，你是我外甥，我是你舅，可啥事向情向不了理。谁好谁歹，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嘛。（掏出选票）看看，选票还在这儿：梁老疙瘩八十四票，你马喜良才五票。

马喜良 二舅，这是表面数字……可是——

徐洪宾 可是啥？群众要的是：公道的，会算的，能上第一线的。这三条是把尺子，你自己量量嘛。

李翠娥 量就量，谁还怕量咋的。

马喜良 张书记，我当队长这些年，我自己认为，还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我也希望领导上帮我总结总结，我是抗上了，还是领导指哪儿我没打哪儿了？

张致富 喜良，你是咱河北大队的放心队长嘛。这几年，虽说是粮食产量没上去，社员收入没提高，可你这队长的成绩还是很显著嘛。这大家都看见了嘛。

徐洪宾 我就没看见。

李翠娥 张书记，我可丑话说在头里：别看我这个会计不咋的，若是我喜良大哥接着当队长，我没说的。若是换上他梁老疙瘩（指上屋）这个小生产大王，我是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他这个猴！（下）

张致富 李翠娥！李翠娥！

马喜良 张书记，我什么时候向新任队长交代工作？

徐洪宾 一会儿就交。

张致富 交给谁？交给别人我睡不着觉。

马喜良 张书记，二舅，没有我的事我就走了。（下）

张致富 老徐，经过马喜良和李翠娥这么一讲，就更清楚了，落凤台这次选举是有偏差。

徐洪宾 发动社员解放思想，选出可心人，这有啥偏差？

张致富 可心人就是他？（指上屋）

徐洪宾 这是民心所向。你没听群众数落：“落凤台变穷了，从此凤凰飞走了。若想引来金凤凰，请出梁家老疙瘩”。

张致富 “落凤台变穷了”，穷就丢人了？你没听人家说吗：“穷苦的老百姓”，“穷人闹翻身”，“穷则思变”，这听着就提神么。我从前大号叫致富，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觉着这不是贫下中农应该叫的，于是么，我就改为致穷了。致穷，这听着就入耳么！

徐洪宾 我听着就刺耳。

张致富 那是你耳朵有毛病。还有，“请出梁家老疙瘩”，

他是啥人？他都钻钱眼里去了，那是全公社有名的小生产大王，一直是批斗对象。

徐洪宾 “四害”横行那咱，生产队不生产，一个大钱也不分，让社员把脖子扎上？人家搞点正当的家庭副业，犯啥法了？再说，象搞这果树试验，提出开发滑石矿的建议，也是为了落凤台今后的发展。如今就要选出这样的能人。

张致富 啥能人？他若当队长，不把落凤台带到资本主义去才怪呢。不行，他当队长我不放心。

徐洪宾 可那马喜良当队长，群众不放心。好了，咱别在这儿争论了。执行支部决议，走，找梁老疙瘩去。

张致富 还找他干吗，落凤台的队长得重选。

徐洪宾 重选？啊，群众选出的人，不中你心就不算数？得了吧，老张头，不能让你一个人说了算。

〔梁大娘上。〕

梁大娘 那是谁呀？啊，是你们老哥儿俩！

徐洪宾 老疙瘩哪？

梁大娘 说是打城里回来了，可还没到家哪。找他有事啊？

张致富 啊，没啥事，从这儿路过，进来歇歇脚，卷支烟。老徐，歇不大离了，咱们得走了。

徐洪宾 老嫂子，老疙瘩回来，让他在家等着我。（与张致富往外走。狗咬）

张致富 喂，看狗啊。

梁大娘 这个败家的狗！（去看狗）

〔张致富、徐洪宾下。〕

〔稍顷，梁宝华背鸡笼子上，后面跟着郝得林。〕

郝得林 老疙瘩，你又弄回点啥？

梁宝华 宝贝。好得很大叔。

郝得林 啥宝贝？让咱见识见识！（看鸡笼子）

梁大娘 老疙瘩，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热饭。（进屋）

郝得林 （鸡叫声）哎哟，原来是几只秃尾巴鸡。老疙瘩，要办喜事请客杀吃肉啊？

梁宝华 二十元钱一只，你吃得起？

郝得林 啥？你别说瞎话了，它是下金蛋啊？还是下银蛋？

梁宝华 金蛋银蛋它都能下。（拿出一个鸡蛋）这就是这秃尾巴鸡下的。

郝得林 这是啥品种啊？

梁宝华 杂交新品种。

郝得林 嗯，是不错！不过，这两只鸡可就是一头小毛驴的价钱，我看这个副业你怕是要把本赔上。

梁宝华 白喂它我才不干。（掏出算盘）好得很大叔，你算一算：一只二十元，我这是十只，一共是二百元整。

郝得林 这是成本。

梁宝华 每只鸡，一年让它下二百个蛋——

郝得林 下不了，一百八十个就撑死了。

梁宝华 跟上措施，搞科学养鸡。一个蛋，往少算，五角钱——

郝得林 啥？你这是做梦说胡话吧。

梁宝华 团山公社饲养场说了，五角钱一个，有多少要多少。拿它抱鸡雏。

郝得林 这是真的？

梁宝华 真的。

郝得林 哎呀，这若是秃鲁秃鲁下个没完，那可就发了。

梁宝华 好得很大叔，你放心吧，不合算的玩艺儿，我梁老疙瘩就不能买。

郝得林 一个五角，十个五元，一百个五十元，一千个就是……哎呀，若这么一算，老疙瘩，你这下子可摸到一个金疙瘩！去年，我跟着你养那新品种母猪，没少赚钱。连公社书记都表扬我说：“好得很，你这猪养得好得很么！”老疙瘩，这回我还是跟你作个伴儿。这十只鸡，咱爷俩二一添作五，你看中了不？

梁宝华 中了。

〔梁大娘从屋里出。〕

梁大娘 老疙瘩，东西都买齐了？

梁宝华 买齐了。

梁大娘 鞋也买了？

梁宝华 鞋？妈，你让我买鞋了吗？

梁大娘 别跟我装糊涂了。你呀，又拿这钱买书了。（拿过挎包，翻出几本书）你看咋样，你都要钻书堆里去了。

郝得林 书？我看看。（看着一本一本的书）《果树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机械》。噯，这还有勾勾文。老疙瘩，让我们家大勇，也跟你学学外国语，你看中了不？

梁宝华 中了，玉霞也要学，我们一块儿研究呗。（进屋）

郝得林 老梁大嫂，你儿子这肚子里，真有几瓶墨水，要不，这次选队长，我就选他了。

梁大娘 哎呀，你咋选他了！

郝得林 这才是大伙儿的可心人哪。

梁大娘 我跟你说啥了，不是不让你选他吗。

郝得林 不选他选谁？马喜良想干，可我不同意。昨儿个选队长，我拿过选票一看，吓，马喜良的大号又上去了。我没理他那胡子，在他的脑门上，画了个大三角，我怕点票的看不清，还使劲描了描。老嫂子，别小看这画三角，来得不易呀，我好得很要好好用这民主权。你们家老疙瘩我是选定了。

梁大娘 他干得了吗？

郝得林 咋干不了？可不许你扯后腿！一辈子不出马，总是个小驹。（提起装鸡的麻袋）老嫂子，你们那五只，在鸡笼子里哪，这五只我拿走了。回头就把钱给你们送来。

梁大娘 不忙啊。

〔郝得林下。〕

〔张凤兰背个挎包上。〕

张凤兰 老梁大娘！

梁大娘 谁呀？

张凤兰 是我。

梁大娘 哎呀，是凤兰啊！

张凤兰 大娘，您老身体好吗？

梁大娘 啊，好。凤兰，你从打出阁到河南，总也没进这个院子，我很感激你……

张凤兰 大娘！

梁大娘 四年了，老疙瘩总算把你忘了。

张凤兰 是啊，我……我也……

梁大娘 老疙瘩不在家。

张凤兰 我听说他进城了。

梁大娘 那为啥还来找他呀？

张凤兰 大娘，我是找我爹来了。

梁大娘 找张书记？

张凤兰 是啊，是找我爹。

梁大娘 他刚从这儿走。

张凤兰 那我再到别的地方找一找。

〔室内梁宝华声：“妈，外边谁说话？”〕

梁大娘 （向张凤兰）孩子，你不是要找你爹吗？快去吧！

〔梁宝华从屋里出。〕

梁宝华 听语声咋这么熟？（发现张凤兰）凤兰！

梁大娘 老疙瘩，你老徐大叔让你一回来就到他那儿去一